

□ 徽印象·人物

顶天立地的聂士成

“聂将军名高天下闻，虬髯虎眉面色赭，河朔将帅无人不爱君。”这是清朝诗人黄遵宪写的诗，歌颂了抗击八国联军的英雄聂士成。

■ 葛文娟

聂士成1836年出生于合肥三十铺村一个农民家庭。幼年时，父亲去世，与老母亲相依为命。

26岁那年，聂士成赶往临淮关，投奔袁甲三的队伍，随军攻克庐州府城，他立下了功劳。

1863年(同治二年)，聂士成转入淮军李鸿章部“铭字营”，随刘铭传转战皖、苏、浙、闽等省，他是这支队伍中善于作战的将领，到1868年，被封赏一品封典。

1883年12月底，中法战争爆发。法国海军进攻台湾，想作为其远东海军的补给基地。刘铭传与法军展开了8个

月的台湾保卫战。聂士成带领800名勇士，乘“威利”号轮船自山海关起程南下，披荆斩棘，跋涉1300里，赶在基隆决战和刘铭传守军会师，在台岛民众配合下，迫使法军残部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本岛。

1900年，日、俄、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意、奥组成八国联军，从大沽登陆，准备经过天津向北京进犯。这年的6月21日，清政府被迫宣战。

聂士成奉命迎敌。他意识到天津保卫战是一场生死殊战，决定与天津共存亡。战斗打响。聂士成架起大炮狂轰租界和跑马场，迫使敌人龟缩在跑马场地道内。第二天，进一步缩小对敌包围圈。

6月23日晚，近7000名联军从大沽口方向紧急增援而来，冲破了清军和义和团的数道阻击线，到达了紫竹林租界，制定了反攻计划，决定打击清军最精锐的陆军聂士成部队。

经过几天的战斗，聂士成被迫退到

八里台。7月9日凌晨，又一次生死鏖战在八里台展开。

聂士成约有5500人的兵力，正面是6000多人的联军，背面，是步步逼近的500名日军。

联军的第一发炮弹划破黎明的天空。聂士成骑马立于八里台桥边，亲自督战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官兵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与联军扭打成一团。

联军的军火强大，炮弹不断，聂军支持不住。紧要关头，聂士成纵马向前，朝敌人冲杀而来。

联军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，朝着聂士成这个核心发射。他临危不惧，一匹战马倒下，再换乘另一匹。四匹战马都换了，他肠子都露了出来，还在马上摇摇晃晃指挥作战。

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，又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太阳穴。这位英雄才毅然栽下马来……他以气贯长虹的忠节，长留史册。

□ 徽印象·影像

风情万千的望江油菜花

自从2014年望江油菜花景观入选“中国美丽田园”这一“国”字号品牌后，今年春暖花开时节望江油菜花可火了。省市诸多媒体竞相报道，远近都市人群更是慕名踏青观赏。尤其忙煞了广大摄影爱好者，他们都起早贪黑，四处捕捉最佳场景，不断奉上“视角大餐”。本人也不甘寂寞，趁工作之余不时地找寻更新更佳的视点，竭诚采摘更加精美摄影作品奉献给大家。

吴志贵 文/图



□ 徽印象·艺术

踏实勤奋求索 诗文书画俱佳

——为高万佳画集出版及其追思会而作

■ 潘立纲



高万佳先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1941年9月出生，合肥本地人，2013年9月7日驾鹤西去！他的一生，如同他的善言、大万等字号，乐道人善，善为艺术鼓与呼，在历经八十一难的苦难中，他画科不拘一种，画风不限一格，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年画、连环画、插图、紫铜大型浮雕、城市雕塑等作品数十次入选全国美术大展，可谓诗文书画并皆嘉妙，在佛知我心、佛即我心的淡定之中，留下了一批佛像、花鸟、山水、人物和书法等艺术作品。

万佳先生1965年毕业于安徽艺术学院美术系，196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十年后入浙江美术学院进修，历任解放军部队美术创作员、安徽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创作员、安徽文联《画刊》编辑部美术编辑。生前是中国美协会员，安徽美协驻会画家、一级美术师，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。他逝世一年后的一个上午，其夫人孟令荣赶到老城区一个笔会现场等到我，特地将一部六七斤

重的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·高万佳》(以下简称《高万佳画集》)赠送给我，我感动得连声道谢。

端庄典雅、大气厚重的《高万佳画集》主编工程，出自安徽艺术界熟识的老朋友、著名出版家贾德江先生之手。看得出，贾先生及其同事为了这部大型画集，是格外下了功夫！说这部画集可以与现代早期惊艳面世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“大红袍”画集相媲美、难分伯仲，绝不不为过。

这里谈一件鲜为人知的事：2011年早春，又一次病魔缠身的高万佳先生已谢绝所有社会活动，但当他听说是我在策划组织安徽广播电视台《我爱诗书画》节目时，他破例答应做两期节目。节目录制近三个小时没有休息，一鼓作气非常完美而又富余地完成。其中一幅鱼乐荷花图中，三条游鱼优哉游哉，五朵莲花或现或隐，以少少许胜多多的深邃意境，将杨万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诗意表现得淋

漓尽致，情趣盎然。另一幅同样依据命题古诗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现场创作的山水画，让在场的人员鼓掌叫好。最令我感动难忘的是，三个小时里，扛机子的人累了，站着的栏目组其他人也都累了，而万佳先生在他高雅、高妙而又高难的构图前，创作热情却越画越高涨，解说也越来越高亢而又高明，我不由想到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的诗句！中间有人小声问我，两期节目足够了，是不是请他打住？我回答：不！他说的都是经验之论，求之不得。特别是他结束时听我说，荧屏下的作品待播放、出版后将拍卖支援希望工程时，他和一大批书画家一样，再没说二话，将得意之作给了栏目组；其作品也和郑震、汪其忻、童乃寿、张建中、薛志耘等已故艺术家的作品一样，成了珍贵的绝笔之作。这件事不仅展现了高万佳高超的绘画技巧、艺术素养、理论功底，也彰显了他的艺术为大众服务的高尚慈善爱心。

万佳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文笔流畅、情感激越、态度鲜明、评价客观的作家。1994年，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特约，他11万字的美术史论专著《张大千》于同年11月面世。万佳笔下的张大千，事业心极强，一生兢兢业业，提倡踏实勤奋，反对单项偏科，主张全面发展，有追索至死的献身精神。行笔至此，笔者不禁联想，这不也是咱们朋友高万佳的为人、为艺及其精神吗！读《高万佳画集》，看高万佳艺术年表，其各种艺术作品无不擅长、无不精到、无不斐然可观；其人品艺术品不随波逐流、不急功近利、不欺世盗名；在他长期住院治疗的间隙居然能强忍疼痛、突破极限，画了三百多幅小画稿，做到了一名共产党员艺术家为艺术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……愿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激励更多的人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努力进取！